

玉帛之路与玉门关文化意象生成

——第十二、十三次玉帛之路考察后的思考

冯雅颂¹, 冯玉雷²

(1. 兰州大学艺术学院, 甘肃兰州 730107;

2. 西北师范大学《丝绸之路》杂志社, 甘肃兰州 730070)

摘要:玉帛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关联着华夏文明的起源、发展与传承。玉门关是西汉在西部边地正式设立、兼具军事与海关性质的重要关城,在丝绸之路文化交流中起到重要作用。与其他许多历史名关不同,汉朝最初设立的玉门关因为战争废弃,关城内迁,地址在历代都有变化,但名称始终沿用“玉门关”,形成特殊的文化现象与文化景观。究其因,乃是与重要商品玉石有关。文章利用文学人类学四重证据法,结合第十二、十三次玉帛之路文化考察所获,探讨玉文化传播和西玉东输运动对玉门关的巨大影响。

关键词:玉帛之路;玉门;玉门关;文学人类学

中图分类号: C9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8233(2017)05-0016-06

DOI: 10.16726/j.cnki.bsxb.2017.05.004

Road of Jade and Silk and the Generation of Cultural Images of Yumen Pass

—Reflections on the 12th and 13th Investigations on Road of Jade and Silk

FENG Yasong¹, FENG Yulei²

((1. College of Arts, Lanzhou University, Lanzhou Gansu, 7301072;

2. Silk Road of Northwest Normal University, Lanzhou Gansu, 730070, China)

Abstract: Culture of jade and silk, which is related to the origin, development and inheritance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Yumen Pass is the official establishment of the Western Han Dynasty on the western borderland. The Pass with military and customs functions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cultural exchanges of the Silk Road. Different from many other famous historical passes, although it had been abandoned because of war, and been moved to the interior because of closing the border, and the address had been changed in the past dynasties, its name—the Yumen Pass has been maintained all the time, which forms a special cultural phenomena and cultural landscape. The reason for this lies in the important goods—Hetian Jade which was imported through “the Customs”. By combining with the 12th and 13th cultural investigations on the Road of Jade and Silk, this article uses the Quadratic Evidence Method of literary anthropology to explore the tremendous influence of jade culture and movement of the west-to-east jade transportation on the Yumen Pass.

Key words: road of jade and silk; Yumen; Yumen Pass; literary anthropology

收稿日期: 2017-8-12

作者简介: 冯雅颂(1997~),女,兰州市人,兰州大学艺术学院学生;冯玉雷(1968~),男,西北师范大学《丝绸之路》杂志社主编。

一、玉文化的传播与玉帛之路形成

长期以来,史学界将中华文明时代从夏朝开始算起,但因缺乏文献资料,对夏朝认识很模糊。随着近年大量史前考古实物——尤其是齐家文化玉器的出土,夏朝姿影逐渐清晰起来。齐家文化崇玉的风气就是对“禹会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的最好注解与呼应。齐家人除了大量磨制石斧、石刀、石镰、石铤和骨铲,还选用硬度较高的玉料来制作玉铲、玉铤、玉钺、玉凿等小巧精致、刃口锋利的工具,实践中发明的切割、钻孔、磨光等技术日益精湛,一种专门用于祭祀天地神灵及祖先的琮、璧、璜、环、钺等玉礼器应运而生,独立存在。出土文物证实玉礼器之前是石礼器,齐家人在制作礼器过程中发现了坚硬而纯粹的玉,并寻觅到祁连山、阿尔金山、昆仑山等山系玉石,最终采摘到玉石中的精华——和田玉。

相比较早的红山文化、良渚文化玉器,齐家文化玉器朴实无华,厚重大器。齐家文化玉器材质大体包括石、半石半玉、玉,还有绿松石、天河石等,受当时经济、交通等条件限制,只能就地或就近取材。考古发掘和矿石开采活动表明,齐家文化分布范围内存在着丰富玉矿,武山、积石山、马衔山、祁连山、马鬃山等地都有玉矿发现。

马衔山处于齐家文化中心区,玉材坚硬、致密、油脂性强,其中大部分为质地极为细腻均匀的微晶质玉材硬度、密度、油脂性和晶体结构都接近和田玉,颜色更为丰富。马鬃山玉矿遗址包括径保尔草场和寒窑子草场两处,前者位于肃北县马鬃山镇西北河盐湖径保尔草场,由古代矿坑、防御性建筑和选料作坊构成。马鬃山玉矿遗址是西北地区目前发现规模最大的早期矿业遗存,为了解当时采矿、选料技术与方法及当时的生活状况、行业管理、社会组织等提供了重要资料,还为探寻中国古代玉器原料的来源提供了重要线索。2015年6月,叶舒宪教授率领玉帛之路(第五次)考察团实地考察马鬃山玉矿后,针对甘肃境内马衔山、马鬃山玉文化资源,提出“玉出二马岗”概念,厘清了大约200多万平方公里的西部

玉矿资源区:其最西端是新疆喀什(维吾尔语意味有玉石的地方),向东延伸到和田、若羌、且末,最东部为甘肃马衔山,东西长约2000公里,北边是马鬃山,南边是青海格尔木和马衔山,南北宽度不足1000公里。马鬃山是天山余脉,马衔山是祁连山余脉,格尔木是昆仑山余脉,齐家文化正好分布在西部玉矿资源区东部^①。

齐家文化发源地在陇东的常山下层文化,波及宁夏海原,后来向西发展。会宁牛门洞新石器时期遗址处于马家窑文化与海原菜园文化之间。2015年6月8日,我们曾在会宁博物馆看到出土于该遗址的长达54厘米的玉璋,叶舒宪先生撰文称为“玉璋王”^②。根据玉璋推测,关川河流域及其两岸台地应该是齐家文化时期重要方国,中心就在牛门洞。“玉璋王”折射出当年的文化盛况。正是这些沟沟岔岔里的齐家文化遗址孕育了华夏文明的重要源头,正如条条小溪汇成道道小河,最终成为浩浩荡荡的黄河一样。中华民族视黄河为母亲河,如今通过学术研究和考古发现,有如此真切的实物证据,令人感叹。

“玉璋王”在甘肃会宁,但出土玉璋最多的地方是陕北神木县石峁文化遗址。石峁遗址地处陕北黄土高原北部边缘、农牧交错带的陕西神木县高家堡镇石峁村秃尾河北侧山峁上,是已发现龙山晚期到夏早期规模最大城址,可能是夏早期的中国北方中心。我们考察团的易华研究员认为是夏代都城^③。齐家文化分布区紧邻石峁文化区,齐家人在制作玉礼器的同时会不会通过陆路和黄河水道向以石峁古城为主的龙山文化统治者输送玉料?这正是引领系列考察活动的一个假说。

中国玉教神话信仰传播的路线先是“北玉南传”,然后是“东玉西传”。“北玉南传”和“东玉西传”历时4000年之久,在华夏文明的国家史揭开序幕以前,就将玉石神话信仰变成东亚统一政权的意识形态观念基础,为中原王权的建构奠定了文化认同的基石。“东玉西传”大约从距今6000年左右前开始,到距今4000年左右结束,以4300年前的湖北石家河文化和4500年前的晋南陶寺遗址为突出代表,并通过中原王权的辐射性影响

① 叶舒宪.玉出二马岗 古道辟新途[J].丝绸之路,2015(15).

② 叶舒宪.会宁玉璋王——第五次玉帛之路考察手记[J].民族艺术,2015(5).收入叶舒宪.玉石之路踏查续记[M].上海: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17:139-164.

③ 易华.齐家华夏说[M].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15:45-46.

力,传到西部和西北地区,抵达河西走廊一带,以距今大约4000年的齐家文化玉礼器体系为辉煌期,大体完成玉文化传播全国的过程。

从全球范围看,不论是丝绸贸易之路,还是茶马古道、香料之路等,都是在文明史“小传统”中出现,而新石器时代末期以来的玉文化、贸易通道更具备文明发生的动力意义,玉石神话信仰是华夏文明发生背后的重要动力。中原地区需要从西部运输优质玉料,这些运输通道的形成就构成了玉石之路。沿着晋陕大峡谷两岸,就是中原大规模出现玉礼器的地方,包括石峁遗址、延安芦山峁玉礼器、晋南的陶寺文化、清凉寺文化、安阳殷墟文化等。史前玉路主要靠水路,黄河及其支流充当了“西玉东输”的主渠道。

2009~2012年,叶舒宪等学者在中国社科院完成一个重大项目“中华文明探源的神话学研究”,主要是用人文方面的神话解释,去补充考古学的发掘文物与年代学,希望能够还原出史前期社会的神话信仰和观念。在完成项目的过程中,他们将重要的研究方向从文献文本转向史前玉文化发生发展的脉络,将玉文化作为比汉字更早的华夏符号来研究。2012年以来,一共组织了有关玉文化研究的13次田野考察。叶舒宪等学者根据从甘肃、青海等地区齐家文化及其他史前文化遗址出土的和田玉器等资料,推测距今约4000年前就有“玉石之路”的雏形,涉及新疆、青海、甘肃、宁夏、陕西、内蒙古、山西、河北、河南等省区。“玉石之路”在汉武帝时被重新开发利用,张骞两次出使西域所走“丝绸之路”正是在古代“玉石之路”上拓展出来。

二、与玉门有关的两次重要文化考察

玉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有着崇高的地位与深远的影响,玉不仅是古人沟通天地的重要媒介,更是做人品格的象征。古代中原对玉的强烈需求,促进了昆山之玉向中原腹地的输入,玉门关即成为丝绸之路玉石贸易通道上的重要关塞和税收管理机构。“玉门”因玉而设关,因关而设县,玉门关、玉门县(市)的设置和历史演变显示出玉石之路存续数千年的标志。玉门南靠祁连山的前山,呈西北至东南走向,中部有宽台山、黑山和低山丘陵,分隔赤金、花海两地。北部有马鬃山,呈西北至东南走向,山势低矮,坡度平缓。玉门早在

新石器晚期就有人类生活痕迹。夏至战国(约公元前21世纪~公元前221年)为西戎地。秦至汉初为月氏、乌孙国和匈奴地。汉元狩二年(前121),汉设酒泉郡,领九县:禄福(今酒泉市)、表是(高台县西)、乐涇(酒泉市东南)、天依(肃北县东部与肃南县西部交界地带)、玉门(玉门市赤金堡)、会水(金塔县东部与高台县北部交界地带)、池头(玉门市玉门镇)、绥弥(酒泉市东部)、乾齐(玉门市赤金堡西北至玉门镇东南一带)。王莽当政时(公元9~23年),改玉门为辅平亭,改乾齐县为测虏;东汉(公元25~219年),改辅平亭为玉门县,改天依为延寿,隶酒泉郡;改池头为沙头,改测虏为乾齐,隶敦煌郡。魏依东汉建制;晋元康五年(公元295),玉门县分置驛马、会稽二县,玉门、驛马隶酒泉郡,会稽、沙头隶晋昌郡,乾齐隶酒泉郡;东晋隆安四年(公元400),李暠复兴凉州,建立西凉政权,改会稽县为会稽郡,领玉门、延寿、乾齐、驛马、沙头、新乡;北魏熙平元年(公元516)废玉门、乾齐、驛马、沙头四县,改会稽郡为玉门郡,领玉门、延寿二县;西魏置玉门郡、会稽郡,隶瓜州;北周废玉门、会稽二郡,改延寿为延兴,后并会稽、新乡、延兴为会稽县,隶瓜州。隋开皇九年(公元589),改会稽县为玉门县,隶敦煌郡。唐贞观元年(公元627),废玉门县。开元十五年(公元727)改县为玉门军。天宝十四年(公元755),废玉门军复置玉门县,隶肃州。广德二年(公元764),被吐蕃占据。大中五年(公元851),张议潮献瓜、沙、伊、肃等11州图籍归唐朝,玉门仍隶肃州;五代属张氏、曹氏归义军辖地。清康熙五十五年(公元1716),赤金设营守备衙门,并设把总、守御千户所衙门。惠回堡设千总公署。康熙五十七年(公元1718),皇十四子胤禔统兵西征。因靖逆大将军富宁安统兵驻扎关西(今玉门镇),遂置靖逆卫。雍正三年(公元1725),裁靖逆同知,改柳沟通判为靖逆通判,移驻靖逆,领靖逆、赤金二卫。乾隆二十四年(公元1759),靖逆、赤金二卫合并为玉门县,治所靖逆城(今玉门镇)。

中共玉门市委、玉门市人民政府,酒泉市文物管理局,甘肃省敦煌学学会、甘肃省历史学会主办,中共玉门市委宣传部、玉门市文化体育和广播影视局、玉门市博物馆、玉门市文物保护管理所承办的“玉门、玉门关与丝绸之路历史文化”学术研讨会在2017年8月27~29日召开。第十二

次、十三次玉帛之路文化考察活动就围绕这次会议展开。

2013年开始,叶舒宪先生就嘱咐《丝绸之路》杂志社收集马鬃山产玉信息。因《山海经》及其他文献从未提过荒漠中的马鬃山,我们一直持怀疑态度。2014年在瓜州玉石山(玄奘迷路处)考察,采集到一些样品,叶老师拿回北京请中国地质大学检测。其后几年,杂志社采集信息越来越多。2017年6月28日下午到酒泉,与当地文博界、收藏界朋友一边观赏他们采自马鬃山的玉料,一边深入交流。展示玉料者都有自己的产业,用不着据此玉石谋利,藏玉纯属“发烧”,属“君子比德于玉”。有位朋友曾到过100次马鬃山,其中最近一次是根据我们的考察笔记所记路线。我们听到了很多有头有尾、有证有据的玉文化传说,始知民间早在十几年前就有注意到马鬃山玉料及产地,有人囤积的数量惊人。此前,多数人曾长期认为马鬃山玉乃是历史中的运玉商队遗失,现在看来这个观点站不住脚。

齐家文化玉器中有不少是马鬃山玉料。玉门市、金塔县都有齐家文化遗址或玉器加工场。它们是最早玉帛之路上的节点。马鬃山是史前“西玉东输”中的重要源头地,是玉帛之路形成的重要依托。据此是不是可以这样推测:因得地利之便,玉门火烧沟文化是在运送玉石过程中形成。

“金张掖,银武威”的说法耳熟能详,中学生可以不假思索地说出“美酒”和“夜光杯”的很多诗句、典故,而“玉酒泉”的声名被遮蔽了。此次考察,得知2011年在酒泉发生的一件大事:城市改造时,在酒泉钟鼓楼西北角挖掘出很多和田玉料和边角料,流散过程中,建明先生收藏多件。2017年6月30日晚,见到几种样品,确信这不是传说。据介绍,明清时酒泉西大街全是玉石贸易市场和手工作坊。晚清林则徐侄子从新疆拉了六十车玉石到酒泉。这两则史料只是听说,笔者还没查阅文献资料,若考实,则意义大矣。

在当地收藏家藏品中也看到特征非常鲜明的马鬃山玉料——包括一件带有史前人类切割痕的半成品。7月1日上午,我们从马鬃山镇驻地公婆泉出发,先后考察两处古代玉矿遗址,为古人坚韧意志和卓越智慧折服!公婆泉因有天然清泉和少量草场而成为广袤荒漠中的一处中转站和南北商路交汇处。很长一段时间内马鬃山、公婆泉竟以黑喇嘛的故事而著名,马鬃山玉石既未

见载于任何文献资料,也很少在市场流通,何也?

或许,齐家文化兴起时大量使用马鬃山玉,后来发现了品质更好的和田玉,但迅猛发展的青铜文化与中国本土玉文化一争高下,最终兼容并蓄。在其后的历史发展中和和田玉遮蔽了马鬃山玉而成为卓越美玉的代表。现在看到的马鬃山玉中也不乏精品,若非亲眼目睹,不敢相信只有阳光、暴风和偶然骤降的大雨环境,竟能孕育出美玉!

马鬃山玉矿遗址内,四坝陶片和汉代瓦片比较常见,那是古代玉工留下的生活用品残片。考古证据和众多民间收藏品表明,马鬃山是中国玉文化的重要支撑。根据目前调查了解,我觉得古人先是在戈壁滩里找玉(包括玛瑙等)的过程中发现了几处玉矿,然后进行有组织的开采。玉门市北部花海镇小金湾、砂锅梁遗址距马鬃山仅百里之遥,可能那里的先民为开采马鬃山玉提供了重要后勤保障。因其地多砾石旱滩或荒漠地,干旱少雨,不宜农业种植。至今,镇子上人的生活物资还来源于玉门。

第十二次玉帛之路(玉门道)文化考察主要配合此次“玉门、玉门关与丝绸之路历史文化”学术研讨会,2017年6月26、27、28日三天在玉门市境内活动,行程大约400多公里;29、30日两天考察马鬃山玉矿、玉道,行程1260公里。全部考察将近1700公里(高铁部分不计入)。据目前认识,马鬃山向东运玉的道路自北而南主要有如下五条:第一条,基本与今京新高速相同,道路开阔,较为平坦,少深沟险河,其西经明水、哈密接西域,周穆王很可能走的正是这条路线;第二条,从小马鬃山各山道向东,溯弱水南下,然后进入河西走廊或沿走廊北山向东;第三条,赤金峡道;第四条,玉门花海玉道;第五条,音凹峡一桥湾道。

与以往不同,这次考察活动有几位收藏家参加,很接地气。马鬃山玉的文化意义最为重要,这是酒泉市、玉门市的重要文化名片,期望在发展文化旅游的同时,保护好那片苍凉大美、遗世独立的古老土地!

第十三次玉帛之路文化考察活动在2017年8月下旬参加完“玉门、玉门关与丝绸之路历史文化学术研讨会”之后进行。30日早晨9:08分,冯玉雷与叶舒宪先生乘K41次列车到敦煌,与刘继泽、董杰、李亮等人汇合,东行大约70公里到旱峡古代玉矿遗址。矿带从最西头矿坑开始向东南

透迤而去,逐渐平缓,最后没入戈壁滩,大约五公里,有多处矿坑、矿洞。我们捡到糖料、石料、碧玉料碎片,有的玉料显然是当年加工后的边角料,朝阳光一面由于晒的年月久远,变成浅黑色,有的发红;朝地面一面则保持原色。这证明边角料被加工后经历了漫长的时光浸染烤晒岁月。还捡到两块砍砸器,可能是开凿、加工玉器的石器。另外还捡到一些碎陶片,夹砂、红色,后经考古学家郎树德先生鉴定,为齐家文化时期。这座玉矿正好处在和田玉与玉门市之间,意义重大。

三、玉门与玉门关文化意象的生成

关于玉的文化的传播意义,杨伯达、叶舒宪、邓聪、古方等专家多有论述。玉文化崇拜赋予欧亚交通大道全新内涵。我们经过十三次玉文化主题考察,惊讶地发现史前产玉地不局限于《山海经》记载的玉山,也不仅仅在国人已经熟知的昆仑山。例如马鬃山,如果从荒原之外远眺或匆匆路过,根本无法想象那里蕴藏着丰富的玉矿资源。经过考古学家的现场挖掘、民间人士10多年采样,还有我们最近几年的考察,我们不得不面对这个大感意外的现实。

《穆天子传》《旧唐书·西域传》《明史·西域传》等古籍都记载了和田玉。《天工开物·珠玉卷》对和田玉历史、特点、采法有生动综述。清朝萧雄诗曰:“玉拟羊脂温且腴,昆冈气脉本来殊。六城人拥双河畔,入水非求径寸珠。”要追溯这种捞玉风习源头,至少可到周穆王时代。或许,周穆王到昆仑山会见的西王母,本身就是美玉资源的人格化、女性化表现。女神因为昆仑的瑶池仙境而成为光芒四射的神话人物。正因为西王母与和田玉的密切关系,与其相关的神话传说由西向东,沿昆仑山、祁连山及秦岭走向绵延至甘肃、青海、宁夏、陕西、四川、山西、河北等许多地方,并且越过海洋到了台湾。

行文至此,有必要探讨神话传说中的西王母与玉的关系。原始女神崇拜与玉文化崇拜或许互成互生。有关西王母的传说,从太行山向西直到如今的昆仑山都没断过,这个地带大概与明长城范围大致相同,也正是红山文化、陶寺文化、齐家文化等以玉文化为特质的史前文化分布带。红山文化中有女神崇拜,齐家文化铜器有非常鲜

明的女性生殖器崇拜物。在这个文化大背景下探讨华夏民族浓厚的西王母及美玉崇拜情结,更有现实意义。习惯上,我们把西王母当成羌族部落女性酋长,这种假说在西北有根据,如果说太行山西王母与羌族有关,就有些牵强附会了。西王母首先是“女神”的代名词。在漫长发展历史中,人类巧妙地通过可见可触的媒介物——玉石,巧妙地把生命与信仰联系到一起,这个过程或许就在史前“东玉西传”和“西玉东输”中,与此同时,作为崇高女神的“西王母”观念也形成了。后世史料记载“西王母”掌控美玉、生命、生殖等等,并不是空穴来风,而是有着久远丰厚的文化基础。东方人想象产玉之地应该与生命、信仰联系在一起,玉门即天门、命门,据此,最早的玉门关是形而上的,纯粹想象的。如果夏朝就有“玉门”之说,最有可能在马鬃山东部、南部一带,而这个地带近年来就有玉器加工作坊或相关遗址发现。敦煌本地也有几千年的古代玉矿。

汉开河西之后,“玉门关”的文化意义逐渐衰退,取而代之的是军事、商业功能。2016年8月中华书局出版《敦煌马圈湾汉简集释》中汉简(编号9)载:“广满私玉石一枚重卅斤”。“卅”为三十,这么大的一块玉石被广满私藏,这个事件的来龙去脉如何?广满走私?贿赂广满?广满敲竹杠勒索?笔者翻阅《敦煌马圈湾汉简集释》全书,类似记录或提到玉石的仅此一例。珍贵的汉简中特别记载“广满私玉石一枚重卅斤”,可见对玉石管理之严格。马圈湾汉简中经常提到玉门关、关城(当指玉门关关城)。有一则短简中有“玉门千秋燧”,“玉”字中的那一点被写到右上方!这是汉朝书写者故意为之,还是这块“玉”作为指示符号可以随意放置?抑或对玉石产地不止一处的另类表达?

目前人们所谓的敦煌汉玉门关不是最早的玉门关。古人对玉石的探求不可能直奔主题、一下子就到达玉之极品,其间会有个漫长发展过程。近年来发现的几处马鬃山玉矿表明,古人类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以马鬃山为重要玉料开采地,“马鬃山”也被当成中原人心目中的昆仑山。通常所说的丝绸之路北道从哈密过来,经马鬃山公婆泉镇、石板井、算井子、三个井等到达居延地区(额济纳旗),然后向东。从额济纳旗向西向东都有辽阔的、很少大河阻隔的沙碛,是骆驼运输玉料的理想路线。周穆王到达的昆仑山很可能就是现

在的马鬃山。

从青海经公婆泉往乌兰巴托也有南北走向的路线,这条道路的最捷径就是从公婆泉向南经花海(或赤金峡)、玉门市(或赤金镇)、祁连山口(古玉门军道)进入青藏高原。

因此可以说,“玉门”最初是女神与美玉崇拜的复合意象,后来随着欧亚商贸发达,才逐渐形成具有海关、军事防守性质的“玉门”和“玉门关”。

参考文献:

- [1] (西汉)司马迁撰.史记[M].韩兆琦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07.
- [2] (宋)欧阳修,(宋)宋祁撰.唐书[M].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6.
- [3] (北齐)魏收撰.魏书[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5.
- [4] (宋)吕祖谦撰.五代史记[M].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6.
- [5] (清)傅恒,等.西域图志[M].扬州: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91.
- [6] 松筠修.中国边疆丛书:第1辑 11 钦定新疆识略 1 [M].台北:文海出版社,1965.
- [7] 甘肃省古籍文献整理编译中心编.西北民俗文献[M].北京:线装书局,2006.
- [8] (宋)周去非.岭外代答[M].屠友祥校注.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
- [9] [美]谢弗著.唐代的外来文明[M].吴玉贵译.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 [10] (汉)班固撰.汉书[M].(唐)颜师古注.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1.
- [11] 慕平译注.尚书[M].北京:中华书局,2009.
- [12] 陈桥驿译注,王东补注.水经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9.
- [13] 郭璞注.穆天子传[M].北京:中华书局,1985.
- [14] (唐)玄奘撰.大唐西域记[M].周国林注译.长沙:岳麓书社,1999.
- [15] 张德芳.甘肃秦汉简牍集释——敦煌马圈湾汉简集释[M].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2016.
- [16] 王重民辑.敦煌曲子词集[M].北京:商务印书馆,1950.

【责任编辑:黄玲】